



中国年

□马科平 文/图

从前,年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,百姓以红色的灯笼或燃放爆竹驱赶,逐渐演变发展成为国人传统的佳节。365天一个轮回,步履稳健,款款而来,准时赴约。年,风雨沧桑,一路升华,成为一种文化,一种情感,一个中华儿女难割舍的心结。

年是一根柔韧的丝线,一头连着游子,一头连着家。无论因何离家远游,是否梦圆他乡,过年定要回家。地北天南,海角天涯,不管飞得再高,走得再远,柔韧的丝线总是拴得结结实实、牢牢靠靠,哪怕曾一度因奔忙而遗忘、模糊,丝线永远不会偏离方向,因为那是心的唯一归宿和向往。

年是一座精神的港湾,在情感的高地上坚守挺立,触动我内心深处的每一个角落。分别得太久、太久,想说的太多、太多。年让分离的人们停泊靠岸,彼此相见,欢聚一堂,解相思之苦,叙真情满腔。

年是一坛陈酿的老酒,这醇

香穿越时空,游走四方,经久缠绵,沁人心脾,甘冽可口。儿女归家,围在父母身边,一顿团圆饭,几道家常菜,让父母留守的老家其乐融融,暖意盎然。亲朋好友平时因为忙碌少有联系,借年之名,来往走动,举杯相邀,一杯酒约定一性情,滋润绵长,醉写华章。

年是一束穿越的电波,经过万水千山,也能抵达灵魂最柔软的地方。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。漂泊异地的游子,一想到过年,就像掉了魂一样。浓浓的乡情,早已根深蒂固在我的骨子里,让我为之动情,为之落泪和黯然神伤。

年是一棵枝叶茂密的树,根系发达,每片叶子都沾满游子的乡思。一片叶子抖动,树就牵肠挂肚。年是一棵树,是一棵开花的树,每当眺望或仰望这棵树,我就会想起故乡,枝枝杈杈,挂满我的乡愁。那满树的花朵,每一朵都已写满语重心长的嘱咐和祈祷的平安吉祥。

年是一道收官的命令,倒数

日历加紧行程,赶在年前完成年度的计划。收尾工程,学习结业,完满事业,归宿情感。总之,该做的事做完,该结的账结清,该解的结解开,该了的愿了了。回顾过往的旧年,收获几何、教训几何、差距几何,皆在年的节点用心审视、总结,轻松释然地翻过这一页,抛却遗憾,满怀憧憬,走向新的希望。

年是一支昂扬的号角,年一过,便是春天。春回大地,万象更新。在年的怀抱里休憩的人们,安抚了心灵,养足了精神,修订了蓝图,又将带着希望与梦想,背起行囊,离开家乡,踏上崭新的人生征程,奔走四方。

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。中国人,中国年,踩着鼓点,铿锵有力,让细碎的日子过得踏踏实实、圆圆满满。慈祥的年,包容的年,灵魂的栖息地,精神的乐园,让平淡的岁月充满甜蜜蜜、欢欢乐乐,开始新一岁的成长。

盼年的滋味

□刘亚华 文/图

“穿新衣,戴新帽,包饺子,蒸年糕,打灯笼,放鞭炮。”刻在心里的童谣,每到过年的时候便亲切回响在耳边,想起儿时对年的渴望心情,心里总是涌起一阵阵暖意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而今生活在城里,很多生活习惯都已经变了,年糕不用蒸,直接去超市买,大红的灯笼也无处可挂,鞭炮更是作为危险品,明文禁止不能放了,一直未改变的,就是大年初一穿新衣的习惯。

“小孩盼过年,大人盼插田。”对于过年,小孩子的热情是最高涨的,因为过年,除了有长长的假期,有压岁钱,更让人期待的是,有新衣服穿。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家庭条件艰苦,能穿件新衣是很难得的事,每到过年,母亲总会从牙缝里抠出一点余钱,给我们筹备过年的新衣新鞋。棉衣是拿到村子里的裁缝店做的,里面满满絮的,是自家种的、留的最好的棉花,布多半都是碎花的棉布,耐脏的蓝色,有时候用上小巧的盘扣,别致精美,棉鞋是母亲亲手做的,厚实暖和,针针连着母亲的心,手巧的母亲还会用打毛衣剩下的毛线,给我们编花帽子、毛线袜子。也因此,新年,是我最盼望的节日。

其实还没到腊月,衣服和鞋子便做好了,给我们试过之后,母亲便会郑重其事地把它放进衣箱的最上面。我总是忍不住跑去看,摸一摸,嗅一嗅,心里想着自己穿上它的样子,然后盼着年快点到来。母亲见了,总是开玩笑地说:“天气这么冷,穿上吧?别等到过年了。”我咬一下嘴唇,下了狠心似地说:“不穿,过年时再穿!”

就这样挨到了大年初一,我们早早洗了澡,全身上下穿戴一新,心里头那个美呀,看母亲满意地把目光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,露出自豪的神情,接着又自言自语:“过新年,穿新衣,百百岁。”百百岁,是我们这里祝福的话语,就是希望孩子们长命百岁。母亲叮嘱一番后,我们便撒欢儿似的开始给长辈拜年去了。一则是去显摆自己的新衣裳,听到他们夸赞好看,二则还可以收到在我们眼里的“巨款”——压岁钱,新年,就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,在孩子兴奋的叫声里,缓缓地走来了。

“妈妈,什么时候过年呀?”女儿打断了我的思绪,歪着脑袋问我。我回答她:“快了,快了。”她跑到房间,将柜子里的新衣新裤新鞋拿出来,抚摸一遍,又小心翼翼地放进去了。我说把吊牌剪掉吧?她说不,留着,过年的时候剪,看着她充满期待的样子,我仿佛又看见了自己年少时的影子。盼年,每一个小孩都是这样的吧,无论是那时贫穷的岁月,还是在现在经济富足的环境里,年,在孩子心中,是快乐的音符,是幸福的象征,盼年,那是一种不可言喻的美丽心情。



书香中品读年味儿

□古滕客 文/图

又是一年春节到。对中国人来讲,我们必在此时汇入拥挤的人群,在归途中,一遍又一遍反刍故乡的记忆;我们也必在此时尽情欢宴,分享久等的、饕餮的美食;我们贴上春联,燃起鞭炮,兴致勃勃地制造“人间烟火”,温习传统,在逝水中打捞古人的日子。此刻,在团圆、聚餐、亲情慰藉之余,读点“年味儿”的书,会让生活少一些浮躁,多一些书香。

春运艰辛、回家波折,但终会有一份私人定制的热气腾腾在前方等待着我们,《舌尖上的新年》(中信出版社)一书为我们展现了这份只有过年时才有的“热气腾腾”。陈晓卿、黄磊、沈宏非、赵珩、温瑶、小宽等数十位美食作者,找到30多个省份、126处不为人知的美食发生地,

精心炮制了352道让人食欲大开的香味与乡味。这里有舌尖上的美味,有过年的真理;有最高端与最简朴的烹饪秘籍,也有让人掩卷沉思的乡愁故事;有他乡,有故园,有连接起迁徙与轮回的千丝万缕……此时可以用一句话道尽中国人对年的定义:最好吃的是“年”。

年货、年味就是乡愁,就是亲情,而亲情永远不过时。李鸿谷主编的《最想念的年货》(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)是一场围绕美食与年货的盛宴,浓浓年

味,满满乡情。中国人心中,食物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核心,常和家庭、文化与民族捆绑在一起。在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华人传统社会里,也恰好是春节温暖舒适的地区,寻找到的不仅仅是美食,还有生活的图景。在台北的眷村,包子要按照天津的办法,夏天和冬天的肉馅肥瘦比不同。新加坡酒楼里,白糖腌制“冬瓜状”肥肉是几代潮州老人的“闭眼菜”。每一道菜厨艺传承的背后,是流动在一桌团圆饭当中的情感和梦想。

每到深冬,在中国的大地上,总会上演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。这场名为春运的迁徙当然也是为过年而发生的。或许,每个人都有为一张火车票而着急的时候,目睹过情侣间的含情脉脉、孩子送别亲人时的哭闹、站台上小贩的叫卖……我们耗时耗力、大费周章地坐上了归乡的火车,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回家过年。

有一位摄影师,用他的镜头记录下火车车厢里的温情与耐人寻味,他就是王福春。他乘坐火车上千次,行程十多万公里,拍摄了万余张底片。摄影集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(北京联合出版公司)精选了其中114张黑白纪实摄影作品,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旅途生活的真实瞬间。

现代人的年味我们了解了很

多,那古人是如何过年的呢?扬之水、廉萍编著的《古人的日子:戊戌年历》(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),以诗记历,以物解诗,尽可能细节化地再现古人的日子。

整本日历按农历编排,始于正月初一春节,结于除夕之夜。正月初一春节,所选诗词是宋张伯寿《临江仙》,中有“我愿儿孙如我寿,高低富贵随缘。不须厚禄与多田。诗书为世来,清白是家传”的句子;除夕所选,则是宋孙惟信《水龙吟·除夕》,中有“愿家家户户,和和顺顺,乐升平世”的句子。

不论在什么样的年代,对平安、康乐的追求是生活之恒常,这是历史长河中永远的潜流。两位日历编纂人,努力寻找的便是这一道不竭的潜流。